明史

五十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劉蒞 呂翀 艾洪 趙佑 朱廷聲等 葛嵩

戴銑 李光翰等 陸崑 蔣彥徽等

蔣欽 周璽 涂楨

湯禮敬 王渙 何紹正 許天錫 周鑰等

徐文溥 翟唐 王鑾 張士隆

張文明 陳鼎等 范輅

張欽 周廣 曹琥

石天柱

劉菃字惟馨涪州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劾戶部尚書侶鍾縱子受賕論外戚慶雲侯壽寧侯家人侵牟商利阻壞鹺法又論文選郎張綵顛倒銓政有直聲武宗踐祚未數月漸改孝宗之政菃疏諫曰先帝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

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撓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
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
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正德元年吏部尚書馬文
升致仕廷議推補御史王時中以閔珪劉大夏不宜在
推舉之列蒞恐耆德益疎上疏極論其謬章下所司是
蒞言詔爲飭言官毋挾私妄奏孝宗在位時深悉內臣
出鎮之害所遣皆愼選劉瑾竊柄盡召還之而代以其
黨蒞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饑虎不若養飽虎不
聽尋與給事中張文等極言時政缺失五事忤旨奪俸
三月劉健謝遷去位蒞與刑科給事中呂翀各抗章乞

留語侵瑾先是兵科都給事中艾洪劾中官高鳳姪得林營掌錦衣衛諸疏傳至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於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各馳疏極諫請留健遷瑾等大怒矯旨逮銑彥徽等下詔獄鞫治並茝翀洪俱廷杖削籍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貶秩致仕既而列健遷等五十三人爲奸黨茝及翀洪並預焉瑾敗起茝金華知府舉治行卓異未及遷輒告歸嘉靖初起知長沙遷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永鑾訟於朝特予祭葬呂翀廣信永豐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其請留健遷言二臣不可

聽去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爲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實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爲非國家之福不可四也書曰無遺壽耇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同日

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
既削籍歸後起雲南僉事遷四川副使修城都江堰以
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艾洪濱州人弘治九年進
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立詔清覈騰驤諸衞及在京七
十二衞軍給事中葛嵩昜抉無所徇得各監局占役者
七千五百餘人有旨送各營備操既而中官魏興蕭壽
等撓之格不行洪率同官抗論竟不能得又劾英國公
張懋懷寧侯孫應爵新寧伯譚佑彭城伯張信竝請斥
陝西鎮監劉雲薊州鎮監劉瑯不聽雲尋調南京守備
乞以其養子偉爲錦衣千戶洪復率同官劾之事乃寢

洪在兵科久諫疏多可稱削籍後復罰米二百石輸宣府後起官終福建左參政葛嵩字鍾甫無錫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擢禮科給事中閱薊州軍儲核貴戚所侵地歸之民正德初以釐營弊力抗權倖請出先朝宮人諫射獵因劾魏國公徐俌又偕九卿請誅劉瑾瑾怒斥爲奸黨罷歸

趙佑字汝翼雙流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繁昌知縣召爲御史正德元年六月災異求言佑上言太監劉瑾邱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橜之變豈不爲兩宮憂鎮守內臣鄧原麥秀頗簡靜而劉璟梁裕擠

代之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
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
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儁段循俱夤緣增設乞置瑾等
於法罷璟裕毋遣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諮大
臣臺諫不爲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羣奄大恨帝
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佑言左右以婚禮爲名
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
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遘饑饉將何以爲
計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開佑言此陰擅陽權非偶
然也帝皆不納是時中官益橫佑與同官朱廷聲徐鈺

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劉健謝遷去位瑾遂大逐廷臣忤已者指佑與廷聲鈺及陳琳潘鏜等爲奸黨勒罷之瑾誅佑用薦起山西僉事卒朱廷聲字克諧進賢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中終刑部右侍郎徐鈺字用礪江夏人弘治九年進士終四川左布政使陳琳字玉疇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上端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學政劉瑾逐健遷逮戴銑陸崑等琳抗章言南京窮冬雷震正旦日食正宜修德弭災委心元寮博采忠言豈宜自棄股肱隔塞耳目瑾大怒謫揭陽丞瑾敗遷嘉興同知世宗時終南

京兵部右侍郎潘鐣字宗節六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有孝行爲滿城知縣憂歸繼知滑縣擢御史陳時務大計四事孝宗嘉納之正德初以論高鳳爲中人所惡傳旨鐣黨太監王岳除其名八年起廣東僉事謝病歸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便養調南京戸科武宗嗣位偕同官請敕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進賢退奸節財訓兵重祀愼刑救災恤困諸大政備錄進覽凡裁決機務悉以爲準報聞踰月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產勞費滋甚宜蠲其所無又請勤御經筵俾密勿大臣從容獻納既

乃與給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彥徽等連章奏留劉健謝遷且劾中官高鳳帝怒逮繫詔獄廷杖除名銑創甚遂卒世宗立追贈光祿少卿李光翰新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改元災異求言光翰偕同官疏劾太監苗逵高鳳李榮及保國公朱暉且言大學士劉健等疏陳鹽法事留中不報將使老臣不安其位帝不省既削籍歸後起台州知府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卒徐蕃泰州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武宗嗣位復先朝所汰諸冗費蕃等力爭不納後起江西參議從都御史陳金討平

東鄉寇嘉靖時累官工部右侍郎牧相餘姚人弘治十
二年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論救宣府都御史雍泰
又公疏請罷禮部尚書崔志端等皆不聽正德元年奉
命與御史呂鏜淸查御馬監因陳濫役濫費之弊及太
監李棠扞詔旨營私罪至是受杖歸授徒養母後復官
擢廣西參議命下相已前卒任惠灤州人弘治九年進
士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正德元年九月偕同官
諫佚遊語切直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徐暹歷城人弘
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卽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
元因災異上言七事且請斥英國公張懋尚書張昇等

撤諸添註內官明正張瑜劉文泰用藥失宜致悞先帝及太監李興擅伐陵木新寧伯譚佑侍郎李鐩同事不舉之罪帝下之所司後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天王民德之卒於官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授淸豐知縣以廉幹徵擢南京御史武宗卽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有辱臺之罰令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爲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卽唐人對仗讀彈

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答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侍郎張元禎陳清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覈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爲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岩

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塤顧璘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又劾中官高鳳苗逵保國公朱暉因請汰南京增設守備內臣廣開言路屏絕宴遊騎射帝不能從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崑偕十三道御史薄彥徽葛浩貢安甫王蕃史艮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弘蕭乾元等上疏極諫曰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毋自勤約宜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

顒然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頞赴訴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巽順退託自爲

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
屏永成輩以絶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疏
至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於是彥徽爲首復上公
疏請留健遷而罪永成瑾等瑾怒悉逮下詔獄各杖三
十除名昭道弘乾元逮捕未至命即南京闕下杖之江
西淸軍御史王良臣聞崑等被逮馳疏救並逮下詔獄
杖三十斤爲民後列奸黨五十三人崑彥徽等並與焉
瑾誅復崑官致仕世宗初起用未行而卒薄彥徽陽曲
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四川道御史嘗劾崔志端以羽士
玷春卿有直聲至是被杖歸未及起官卒葛浩字天宏

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五河知縣擢御史數陳時政
闕失孝宗多采納正德元年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
其從子得林掌錦衣衛事浩等爭之言先帝詔錦衣官
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奉乞官今得林由傳奉
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
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潘鏜亦言鳳得林操
中外大柄中人效尤弊將安底帝皆不聽浩既削籍瑾
憾未釋復坐先所劾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安甫蕃熙
學禮崑六人逮杖闕下瑾誅起浩知郃武府入覲陳利
弊五事悉施行嘉靖中歷官兩京大理卿帝郊祀有犯

蹕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不死十年夏雷震午門自劾致仕歸年九十二卒貢安甫字克仁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授長垣知縣孝宗時擢御史嘗疏劾壽寧侯張鶴齡正德初考功郎楊子器以山陵事下詔獄安甫疏力救兵部尚書劉大夏爲中官所扼謝病去戶部侍郎陳清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甫率御史請還大夏而罷清報聞彥徽等公疏安甫筆也瑾知之故刻奸黨以安甫首南御史家居十年終歲不入城市後起山東僉事甫三月引疾歸史艮佐字禹臣亦江陰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後起雲南副使平十八寨苗賜白

金文綺濬海戶溉田千頃滇人頌之李熈上元人弘治九年進士由將樂知縣擢御史十八年奸人徐俊等造謠言帝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熈公疏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矣儻奸人效尤妄以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帝納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復偕御史陳十事蓮誅得禍者皆起熈獨廢世宗嗣位始起饒州知府遷浙江副使以清操聞姚學禮巴人家京師弘治六年進士正德元年公疏諫佚遊不納後起雲南僉事終參議張鳴鳳清平人弘治九年進士為永康知縣有政績擢御史

後起湖廣僉事進副使母憂歸卒蔣欽杖死別有傳曹閔上海人弘治九年進士爲沙縣知縣被徵民號泣攀留累日不得去旣與崑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出母終枕塊得寒疾卒黃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後起廣西僉事再遷雲南參政撫木邦孟密有功終左布政使王弘六合人弘治六年進士蕭乾元萬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王蕃任諾鞫獄時抵不與知不足載王良臣陳州人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御史瑾誅起山東副使終按察使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衛輝推官徵擢

南京御史數有論奏正德元年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
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爲
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
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
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
畎畝猶不忘君况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
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
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
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
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

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憒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

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

上且掇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稾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於獄年四十九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中賜祭葬錄一子入監

周璽字天章廬州衞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三遷禮科都給事中慷慨好言事武宗初即位請毁新立寺觀屏逐法王眞人停止醮事並論前中官齊元煉丹糜金罪頊之以久雨偕同官劾侍郎李溫太監苗逵

九月以星變復劾溫及尚書崔志端熊翀賈斌都御史金澤徐源等翀溫澤因是罷帝遣中官韋興守鄖陽壐力言不可尋復偕同官言邇者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暴而十寒詔令朝更而夕改冗員方革復留鎮監撤還更遣解戶困於交收鹽政壞於陳乞厚戚畹而駕帖頻頒私近習而帑藏不覈不可不亟爲釐正不聽正德元年復應詔陳八事中劾大寮賈斌等十一人中官李興等三人勳戚張懋等七人邊將朱廷解端李稽等三人未幾言陛下即位以來鷹犬之好糜費日甚如是不已則酒色游觀便佞邪僻凡可以悅耳目蕩心志者

將無所不至光祿上供視舊十增七八新政已爾何以克終御史何天衢等亦以爲言章下禮部尚書張昇請從之帝雖不加譴不能用也明年擢順天府丞璽論諫深切率與中官牴牾劉瑾等積不能堪至是命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都指揮楊玉勘近縣皇莊玉瑾黨三人皆下之璽辭色無假且公移與玉止牒文玉奏璽侮慢敕使瑾即矯旨逮下詔獄搒掠死瑾誅詔復官賜祭䘏其家嘉靖初錄一子又御史涂禎新淦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初爲江陰知縣正德初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

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竟死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誅樸乃還禎復官賜祭

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正德初上言陛下踐祚以來上天屢示災譴不謹天戒惟走馬射獵遊樂無度頃四月中旬雷電雨雹當六陽用事時陰氣乃與之抗此倖臣竊權忠鯁疎遠之應也已又論兩廣鎮監韋經又偕九卿伏闕請誅八

黨劉瑾銜之尋以其請當審奏囚決之日有媿寃者屏勿奏指爲變祖制謫薊州判官後列奸黨給事中十六人禮敬居首罷歸未幾卒瑾惡言官譏切時政多刺已輒假他事坐之禮敬得罪後有王渙何紹正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九年進士由長樂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元年應詔條上應天要道五事語多斥宦官明年出視山海諸關以病謝事未行盜發其部內都御史劉宇承瑾指劾渙失報逮下詔獄杖之斥爲民瑾敗復官致仕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三年擢吏科給事中中官廖堂鎭河南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

遷調吏部尚書許進等不能難紹正劾之瑾不得已責
堂自陳而心甚銜紹正及冬坐頒曆導駕失儀杖之闕
下謫海州判官屢遷池州知府築銅陵五十餘圩以備
旱潦宸濠反攻安慶池人震恐紹正登陴固守事平增
俸一級遷江西參政致仕池人爲立祠與宋包拯並祀
許天錫字啟衷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思親
成疾陳情乞假孝宗賜傳以行還朝授吏科給事中時
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與天錫並負時望都人有臺省三
天之目十三年建安書林火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災
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爲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

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禮樂不行天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此番災變似欲爲儒林一掃積垢宜因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草策畧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言就令提學官校勘大同失事天錫往核具得其狀巡撫洪漢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內使劉雄怒儀眞知縣徐淮廚傳不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逮淮繫

詔獄天錫及御史馮允中論救卒謫淮邊縣御史文森張津曾大有言事下吏崔志端由道士擢尚書天錫皆力爭十七年五月天變求言上疏曰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法已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覈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率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爲期通行考察其大寮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儆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輒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銜俟天心既回徐還厥職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

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事多至三四十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憑陵奢暴蠹蝕民膏第宅連雲田園遍野膏粱厭於輿臺文繡被乎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召變乞敕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察以定去留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永為定制帝善之於是令兩京四品以上並自陳聽命五品下六年考察遂著為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內官考察事格不行尋與御史何深覈牛馬房條上便利十四事歲省芻豆費五十餘萬武宗即位之七月因災異上疏請痛加修省廣求直言遷工科左給事中正德改元奉使封安南在道

進都給事中三年春竣事還朝見朝事大變敢言者皆貶斥而劉瑾肆虐加甚天錫大憤六月朔淸覈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之莫能明也時有旨令錦衣衞點閱六科給事中不至者劾之錦衣帥劾天錫三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之方瑾用事橫甚尤惡諫官懼禍者往往自盡海陽周鑰弘治十五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與知府趙俊善俊許貸千金旣而不與時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賄

錀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悞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錀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郗夔弘治十五年進士爲禮科給事中正德五年出覈延綏戰功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遂自經死瓊山馮顒弘治九年進士爲御史嘗以事忤瑾爲所誣自經死顒初爲主事官軍討叛黎符南蛇久不克顒歷陳致變之由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召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則復舊職尚書劉大夏亟稱之奏行其策正德初偕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莊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而不得其死人皆惜之瑾誅天

錫鑰夔顒俱復官賜祭且恤其家嘉靖中天錫子春訟
寃復賜祭葬方瑾敗時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
事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
鑰並宜卹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尚書王敞等及內侍
餘黨俱宜斥疏入帝怒將親鞫之命張永召閣臣李東
陽東陽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
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五十削籍歸未幾卒世宗初
贈光祿少卿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
事中劾尚書劉櫻都御史李士實侍郎呂獻大理卿茆

欽而請召還致仕尚書孫交傅珪時論以爲當寧王宸濠求復護衛文溥諫曰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晏居深邃靡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況今海內多故天變未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罷其獻

謀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奧援甚衆疏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又請擇建儲貳不報十年四月復偕同官上疏曰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兹一念之誠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寛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罔財還邊兵於故伍斥番僧於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乎後宮馬昂梟獍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

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陛下所謂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報聞初帝聽中官崔瑤史宣劉瑯于喜誣奏先後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張經等又入中官王堂譖下僉事韓邦奇獄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旗校繹絡於道途縉紳駢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於內今數瑾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聽遂引疾去世宗即位廷臣交薦起河南叅議未幾以

念母乞歸撫按請移近地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
使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恐貽母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
卒翟唐字堯佐長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壽光知縣
召爲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廣奏言四川賊首劉烈僭
號設官必將爲大患湖廣陝西壤地相接入竹山可抵
荆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内外壅蔽奬諭切責率皆虛
文宜切圖預備之策時劉瑾竊柄以唐言壅蔽尤惡之
兵部尚書王敞希指言今盜滁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
實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久之遷知寧波府市舶
中官崔瑤藉貢物擾民爲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臣

壽病死瑤奏唐阻截貢獻笞殺貢使帝怒逮下詔獄巡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謫雲南嵩明知州再遷陝西副使卒王鑾字廷和大庾人正德三年進士授邵武知縣入爲都水主事出轄徐沛牐河十一年織造中官史宣過其地索輓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鑾助守約與抗宣誣奏於朝逮繫詔獄以言官論救守約罷官鑾輸贖還職已分司南旺又捕誅中官廖堂姪廖鵬之黨嘉靖初遷武昌知府鎮守中官李景儒歲進魚鮓多科率鑾疏請罷之楚府

征稅茶商重困鑾謂稅當歸官力與爭王詆爲毀辱親王鑾遂請終養不待報竟歸後吏部坐以擅離職守奪官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同縣崔銑及寇天敘馬卿呂柟輩相砥礪以學行聞十八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正德六年入爲御史巡鹽河東劾去貪汙運使劉愉建正學書院興起文教九年乾清宮災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薊盜之亂猶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匪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於臥內徹旦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

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夫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儈之羣廣廈細旃之娛孰與鞍馬驅馳之險不報出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刻黃梃二於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挟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鎧奸利事且曰鎧虐陝西即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鎧父子於法并召還廖鑾以釋陝人之憤鑾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暱鎧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罪削籍詔事諸倖倖尤善寧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

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疑有冤并捕鞫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剄長安門外詞連寶抵知縣周在及素所讐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士隆與御史許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在還職寧怒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遂下詔獄謫士隆晉州判官久之擢知州世宗立詔復故官出爲陝西副使漢中賊王大等匿豪家結回回爲亂士隆下令匿賊者罪及妻孥無赦賊無所容遂就禽滅築堰溉田千頃民利之卒於官

張文明字應奎陽曲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忞文明捕治其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既而文明朝行在諸權倖扈從者文明裁抑之所需多不應司禮太監張忠等譖於帝言諸生毆旗校文明縱勿治帝怒命械赴京師下詔獄明年春言官交章請宥不報比駕旋命執至豹房帝將親鞫文明自謂必死及見帝命釋之謫電白典史時劉瑾雖誅倖幸猶熾中外諫官被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於貶謫人以爲幸世宗立召復故官尋出爲松江知府

甫抵任卒巡按御史馬錄頌其忠詔贈太常少卿陳鼎字大器其先宣城人高祖尚書迪死惠帝之難子孫戍登州衛遂占籍焉鼎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四年授禮科試給事中鎭守河南中官廖堂福建人也弟鵬之子鎧冒籍中河南鄉試物議沸騰畏堂莫敢與難鼎上章發其事鎧遂除名堂鵬大恨會流寇起鼎陳弭盜機宜堂囑權倖摘其語激帝怒下詔獄掠治謂鼎前籍平江伯貲產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侵盜尚書楊一淸救之乃釋爲民世宗立復故官遷河南參議妖人馬隆等爲亂鼎督兵誅之改陝西副使擢浙江按察使廉介正

直不通私謁召爲應天府尹未任卒賀泰字志同吳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衢州府推官入爲御史武宗收京師無賴及宦官廝養爲義子一日而賜國姓者百二十七人泰抗言其非諸人激帝怒謫衢州推官終廣東叅議張璞字中善江夏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由歸安知縣召授御史正德八年出按雲南鎮守中官梁裕貪橫璞裁抑之爲所誣逮赴詔獄死獄中世宗嗣位贈太僕少卿賜祭葬成文大同山陰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知縣擢御史正德中阿爾禿厮亦不剌與小王子戰敗引所部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砦五十有三巡撫張

翼鎮守太監朱彬等反冒奏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十有一文出巡按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劾僉事趙應龍應龍亦訐文細事遂逮文斥爲民嘉靖中起用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告歸卒李翰臣大同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巡按山東吏部主事梁穀誣歸善王當沍謀叛翰臣劾穀挾私近倖方欲邀功責翰臣爲叛人掩飾逮繫詔獄謫德州判官終山東副使張經興州左衞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御史出按宣府劾鎮守中官于喜貪肆罪爲喜所訐逮繫詔獄謫雲南河西典史尋卒世宗初贈祭如張璞毛思義陽信人弘治

十五年進士官永平知府正德十三年駕幸昌平民間婦女驚避思義下令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治以法鎮守中官郭原與思義有隙以聞立逮下詔獄繫半歲謫雲南安寧知州嘉靖中累遷副都御史應天巡撫胡文璧耒陽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出知鳳陽遷天津副使中官張忠督直沽皇莊縱羣小牟利文璧捕治之爲所搆械繫詔獄謫延安府照磨嘉靖初累官四川按察使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十二年巡按山東鎮守中官黎鑑假進貢苛斂相檄郡縣毋輒行鑑

怒誣奏於朝逮繫詔獄謫高郵判官未幾卒嘉靖初贈
光祿少卿董相嵩縣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御史巡視居
庸諸關江彬遣小校米英執人於平谷恃勢橫甚相收
而杖之將以聞彬遽譖於帝械繫詔獄謫判徐州嘉靖
初召復故官終山東副使劉士元彭縣人正德六年進
士官御史巡按畿輔十三年帝獵古北口將招朶顏衛
花當把兒孫等燕勞士元陳四不可先是帝幸河西務
指揮黃勳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勳懼逃赴行在因嬖
倖譖於帝云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
帝怒命裸縛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榦痛笞之四十

幾死囚檻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詔
獄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陳霑牛天麟等交章論救不報
謫麟山驛丞世宗立復故官出爲湖州知府遷湖廣副
使修荒政積粟百萬餘石事聞被旌勞嘉靖九年屢遷
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居三年罷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除南京御
史武宗久無子輅偕同官請擇宗室賢者育宮中以宋
仁宗爲法不報先後劾中官黎安劉瑯及衛官簡文王
忠罪又論馬姬有娠不當入宮語皆切直尋命淸軍江
西寧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奏言高帝定制

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
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畫一臣
以爲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
章下禮官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議請如輅言宸濠伶人
秦榮僭侈輅劾治之又劾鎮守太監畢眞貪虐十五事
疏留不下眞乃摭他事誣之遂逮下詔獄値帝巡幸淹
繫經年至十四年四月始謫龍州宣撫司經歷未幾宸
濠及眞謀逆誅御史謝源伍希儒等交章薦輅未及召
世宗立復故官遷福建僉事轉江西副使致仕歸又用
胡世寧薦起密雲兵備副使討礦賊有功歷江西福建

左右布政使卒官

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正德六年進士由行人授御史巡視居庸諸關十二年七月帝聽江彬言將出關幸宣府欽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度陛下非漫遊蓋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言六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外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羣賊

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郡夏
麥少收秋潦爲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
絕塞臣竊危之已聞朝臣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
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
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
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疏入不
報八月朔帝微行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命指揮孫
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
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
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

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頃之帝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抜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爲帝言張御史幾殺臣帝大怒

顧朱寧爲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蔣冕等追至沙河請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疏亦至廷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意怏怏未已又二十餘日欽巡白羊口帝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谷大用守關禁毋得出一人欽感憤西望痛哭於是京師盛傳張御史閉關三疏云明年帝從宣府還至關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歸矣然亦不之罪也世宗嗣位出爲漢中知府累官太僕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召爲工部左侍郎被論罷欽初姓李旣

通顯始復其姓事父母孝有不悅長跪請至解乃已

周廣字克之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知莆田吉水二縣正德中以治最徵授御史疏陳四事畧言三代以前未有佛法況刺麻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爲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奈何令近君側爲羣盜興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所以放鄭聲也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

三宮鎖怨蘭殿無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乎中人稍有貲產猶畜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不顧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乃復攘斂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僭踰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愼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遠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優容卽武將失律亦赦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白骨積如邱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

游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主事曹琥救之亦被謫寧怒不已使人遮道刺廣廣知之易姓名變服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廣東承寧風旨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伺廣謁御史攝致軍門箠繫幾死御史救之始解越二年遷建昌知縣有惠政寧矯旨再謫竹寨驛丞世宗即位復故官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以百金餽廣貯之庫將劾之中官懼謝罪自是不敢撓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墨吏望風去將限豪右田

不果明年拜南京刑部右侍郎居二年暴疾卒嘉靖末贈右都御史廣初以鄉舉入太學師章懋在里閈與魏校友善平生嚴冷無笑容居官公彊弗受請託士類莫不憚之曹琥字瑞卿巢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戶部既抗疏救廣吏部擬調河南通判寧欲遠竄乃改壽甸再遷廣信同知寧王暨鎮守中貴託貢獻頻有徵斂琥攝府事堅持不予士民德之擢鞏昌知府未任卒嘉靖初贈光祿卿

石天柱字季瞻岳池人正德三年進士當除給事中吏科李憲請如御史例試職一年授戶科試給事中乾清

宮災上言今日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
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為昆弟無復尊卑數離
深宮馳驅郊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
為贅疣待義子以心腹時享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
未耀儲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
禍本計久長哉屢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都督馬昂
進其女弟已有娠帝嬖之天柱率同官合詞抗論未報
又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
遂立為己子與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
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為之耶天

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負荷而况幺麽之子借使以
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基業
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
清宮禁消天下疑卒不報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
鑑請收香錢爲修繕費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
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十二年四月詔毀西
安門外鳴玉積慶二坊民居有所營建天柱等疏請停
止帝皆不省是年帝始巡遊塞外營鎮國府於宣府天
柱卒同官力諫孝貞純皇后將葬帝假啟土爲名欲復
巡幸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

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畧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奇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經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尚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

空倉廩空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爲家人所阻避居密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而帝不悟也踰月兵部尚書王瓊欲因哈密事殺都御史彭澤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衆不敢發言天柱與同官王爌力明澤無罪乃得罷爲民瓊怒取中旨出兩人於外天柱得臨安推官世宗即位召復舊職遷大理丞未幾卒久之子請恤特予祭

贊曰諫臣之職在糾慝彌違諸臣戒盤遊斥權倖引義

力爭無忝厥職矣武宗主德雖荒然文明止於遠竄入闕不罪張欽其天姿固非殘暴酷烈者比而義兒閹豎煬竈爲奸桁楊交錯於闕庭忠直負痛於狴戸批鱗者尚獲生全投鼠者必陷死地元氣日削朝野震驚祚以不延統幾中絶風愆之訓垂戒不亦切乎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終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李文祥　孫磐　徐珪

胡爟　周時從　王雄　羅僑

葉釗　劉天麒　戴冠

黃鞏　陸震

夏良勝　萬潮等　何遵　劉校等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濈陝西參政文祥自幼俊異弱冠舉於鄉成化末登進士萬安

當國重其才以孫弘璧與同榜款於家文祥意弗慊也
屬題畫鳩語含刺安深銜之未幾孝宗嗣位郎上封事
畧曰祖宗設內閣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
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
譬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讒遠
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
謹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
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
宜頃法司專徇已私不恤國典豪强者雖重必寛貧弱
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尚奢麗禮制

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郎屬名流樂其危蓄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

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詔問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執政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詔詰左順門以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崇文論救不納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復請召文祥及湯鼐納崇文言且召陳獻章謝鐸等時安已去吉直激帝怒嚴旨切責之

廷臣多薦文祥率爲吉直所沮弘治二年以王恕薦召爲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餽贐皆不納到官未踰月復以吉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都御史鄧廷瓚征苗咨以兵事大奇之欲薦爲監司文祥曰昔以言事出今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齎表入都因乞告歸疏再上不許還經商城渡氷陷死焉年僅三十

孫磐遼陽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在部時刑部典吏徐珪以滿倉兒事劾中官楊鵬得罪磐上疏曰近諫官以言爲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建言者爲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

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不至曠瘝時不見用徐珪者應城人先是千戶吳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紿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殁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已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

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獄索女皇親周彧家無有復命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爲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以爲從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

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貴校尉及此女於市謫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涖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子送骸骨歸臣雖死無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

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爲民旣而給事中龐泮等言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爲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給璘埋葬貰發爲民爵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弘治九年十二月也磐尋擢吏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漸用事磐復上疏曰今日弊政莫甚於內臣典兵夫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預矧可使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鎭守監槍諸內臣恃勢專恣侵尅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衞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

藉以賁緣憲司莫敢詰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狠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要務也不從及劉瑾得志斥磐為奸黨勒之歸瑾誅起河南僉事坐累罷珪以刑部主事陳鳳梧薦授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判招降盜魁何積玉已復叛下珪獄尋釋之後以平盜功擢知州

胡爟字仲光蕪湖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十年三月災異求言爟應詔疏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艮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

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戚畹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留中未幾廣死故燿得無罪當成化時宦官用事孝宗嗣位雖間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返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前後庶僚以忤璫被陷者如弘治元年戶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寘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諸宦官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禦之行人永清王雄極言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苗逵方督暉軍謂雄阻軍乃

下詔獄謫雲南浪穹丞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慾受業張元禎講學里中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德初入爲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霾上疏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因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尙滯臣竊以爲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網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

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黥劓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蓋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愼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勅法司愼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毋擅有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爲諱僑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數百

言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
秋瑾敗僑尋召復官引病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
僑首赴義世宗即位即家授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祀方
孝孺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
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二年舉行卓異都御
史姚鏌上書訟僑曰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爲難曩八黨
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茝評
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
顯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茝知長沙使懷忠竭
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爲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

東左參政僑辭部牒敦趣不得已之官踰年遂謝病歸
僑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爲非
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此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
事獄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官侵蘆洲判歸之民
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
八事中言宜大祓冤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逵妄報
首功宜召還候勘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宋
社邱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鑾輿北狩自今軍務勿遣監
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宦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

品職不過掃除令請仍隸之部易置司禮俾供雜役罷革東廠移爲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又乞召還劉大夏宥諫官戴銑等劉瑾怒坐斷獄詿誤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禮部員外郎未聞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時又有工部主事劉天麒者臨桂人釗同年進士分司呂梁奄人過者不爲禮愬之瑾逮下詔獄謫貴州安莊驛丞卒嘉靖初復官予祭戴冠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戸部主事見寵倖日多廩祿多耗乃上疏極諫畧曰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

者繫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羸餘近緣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爲此輩耗三之一　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士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爲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帑藏是匠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嘉靖初起官歷山東提學副

使以淸介聞

黃鞏字仲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爲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十四年三月有詔南巡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愼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

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以不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

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疊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

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忘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爲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

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員外郞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稾與鞏連署以進帝

怒甚下二人詔獄復跪午門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跪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杖五十斥爲民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脫旣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晏如也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世宗立召爲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保全君子辨別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直節贈大理少卿賜祭葬天啟初追謚忠裕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德

三年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逋鹽課責縣民
償者連數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鎮守中官歲徵貢
絺爲減其額增築學舍居諸生毀淫祠祀忠節浮糧累
民稽賦籍得詭寄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
儲穀待振親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甓
城七里外爲土城十里周之時發狼兵討賊所至擾民
震言於總督令毋聽檥舟官具糧糗以次續食兵行肅
然督捕永豐新淦賊以功受賞撫按交薦徵爲兵部主
事泰和人生祠之在部主諸司章奏與中人忤改巡紫
荊諸關又以論都御史彭澤副使胡世寧無罪忤尙書

王瓊陸完孝貞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旣發喪數日復欲北出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爲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遊巡臣知陛下之心必有慼然不安者且陛下卽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干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爲居縱騎射以爲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爲主以家爲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進

武選員外郎巳偕黃鞏諫南巡遂下詔獄獄中與鞏講易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瘁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既杖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吾筆亂神不亂也遂卒世宗立贈太常少卿予祭方震等繫獄江彬必欲致之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服爲他囚親屬職納橐饘焉後有詔錄一子官諸兄讓體仁爲漳州通判有政聲孫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侍郎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少爲督學副使蔡清所知曰子異日必爲良臣當無有勝子者遂名良勝正德二年舉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吏部進考功員外郎南巡詔下艮勝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憂近在輦轂廟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恒曠宮壺之孕祥尚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納於禁近詎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矣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俸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

鏊亦以其術諫畧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邇復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饍飲不調餚蔌無擇誠非養生道也況南方卑濕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既入帝與諸倖臣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鞏震鏊詔獄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蔣山卿連名疏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

俄令敘廷瓚大輅等與良勝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加梏拲焉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纍纍若重囚道途觀者無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學士楊廷和戸部尚書石珤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憤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是時天連曀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衞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衞士奪其刃縛送詔獄問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

十遂死芬等百有七人跪既畢杖各三十以芬衍瑞倖
龍鳳爲倡首謫於外餘奪俸半歲艮勝等六人及敘廷
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十八人四十鞏震艮勝潮九川除
名他貶黜有差鏊戍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艮勝既歸
講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之奏爲文選
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偕寮長力爭及席書
張璁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爲議禮
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轉給事中
陳洸上書傅會張璁等議斥艮勝與尚書宇等羣結朋
黨任情擠排遂謫艮勝茶陵知州及明倫大典成詔責

前郎中艮勝脅持庶官釀禍特深黜爲民初艮勝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稾凡議禮諸疏具在爲讐家所發再下獄論杖當贖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衞踰五年卒於戍所穆宗立贈太常卿舒芬等自有傳萬潮字汝信進賢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寧國推官入爲儀制主事與芬艮勝九川稱江西四諫世宗立起故官歷浙江提學副使久之遷參政以忤權貴調廣西屢遷陝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著聲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遊尋授太常博士旣削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

正貢獻名物節貢使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爲奏覆復怒罵通事胡士紳等士紳恚假番人訶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帝怒下二人詔獄而是時張璁桂萼欲傾費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兵部郎中張翀錦衣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翀等詔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給事中解一貫等亦以爲言帝不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還卒張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爲清豐知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瑾誅得釋官吏部文

選郎中既杖謫平陽同知嘉靖初召還擢太常少卿尋卒贈太僕卿姜龍太倉人見父昻傳孫鳳洛陽人陸俸吳縣人周敘九谿衛人林大輅莆田人蔣山卿儀真人皆由進士山卿遊顧璘門以詩名於時既杖鳳俸並謫府同知敘縣丞大輅州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召復故官鳳終副使俸知府敘工部尚書大輅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山卿廣西參政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其業爲醫供事內殿既杖謫戍烏撒世宗卽位召還尋擢御醫鏊性耿介時朝士多新貴不知鏊鏊亦不言前事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

十求致仕值同縣徐學謨爲禮部郎中引見尚書吳山
山閱牘有諫南巡事瞿然曰此武廟時徐先生耶何淹
也兩侍郎嫌其老學謨抗聲曰鏊雖老然少與舒狀元
同患難爲可敬耳又久之始遷院判自引歸卒年八十
三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繼巖行人則陶滋巴思明李
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
瓛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罍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
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皐蔡時並謫官世宗立召
還張英亦得贈官予祭授弟雄都指揮僉事姚繼巖南
通州人張衍瑞同年生也當遷文選郎中讓衍瑞嘉靖

初歷太常少卿伏闕爭大禮甘貧約遠權勢及卒不能成喪

何遵字孟循江寧人家貧父命之賈不願也去爲儒舉正德九年進士吏部尚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從學及選臺諫遵引疾曰不可因人進也授工部主事榷木荊州下令稅自百金以下減三之一風濤敗貲者勿算入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不私一錢帝將南巡以進香東嶽爲詞遵抗言淫祠無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隨葢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過勿進時黃鞏等已得罪

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南巡極言江彬怙權倡亂羣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帝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甚肢體俱裂越二日遂卒年三十四家貧僚友助而殮之當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爲我謝大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死之日其父方與家人祭墓歸有鳥悲鳴心異之或傳工部有以言獲罪者父長號曰遵死矣已而果然時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事鄱城劉校照磨汲人劉珏與遵同死杖下者陸震而外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陽余廷瓚行人

盱眙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詹軾安陸劉槩祥符李惠

劉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偶不悅輒長跪請罪母悅乃起正德六年與詹軾劉槩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迎父就養卒於途校奔赴抱屍痛哭幾絕面有塵以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官帝將南巡刑曹諫疏校所草也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叓年十一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祖母及母毋媿而父遂絕劉珏由貢士林公黼字質夫父母喪三年蔬粥不入內正德十二年與李紹賢李惠同舉進士諸曹諫南巡者皆罰跪闕前諸奸又日以危

言恫喝聞者惴惴以故戸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人獨大理闔署諫故帝怒加甚公黼夜草疏時聞暗中泣歎聲不顧比入獄黄鞏與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公黼體羸竟不勝杖而卒余廷瓚字伯獻與孟陽皆正德九年進士當禮兵二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巡遊十不可通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上帝愈怒掠治尤嚴李紹賢字崇德嘗頒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席班首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愕然去比逮繫見中官猶奴視之孟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爲行人久不遷或諷

之見當路陽不可及是語諸僚此舉繫社稷安危一命之士皆與有憂豈必言官乃當効死父春前巡撫宣府有軍功忤中官張永罷歸聞子死諫哭之以詩語甚悲壯人爭傳之詹軾字敬之爲人開爽磊落善談論從父瀚字汝約與公黼同舉進士時方爲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軾死爲經紀其喪以歸嘉靖中瀚爭大禮再受杖每陰雨創痛曰吾無媿敬之地下足矣積官刑部侍郎劉槩字平甫李惠字德卿尚書鉞之子世宗立贈遵校尚寶卿珏刑部主事公黼廷瓚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祭錄一子入國學其以創死稍後者禮部員外郎慈谿

馮涇驗封郎中吳江王鑾行人昌黎王瀚馮涇字伯清與瀚皆正德九年進士涇以孝友稱既卒家貧不能還喪世宗立吏部以狀聞賜米二十斛命有司厚恤其家王鑾字汝和正德六年進士試政吏部爲尚書楊一清所知擢文選主事朝夕扃戶人罕得見再遷驗封郎中被創踰年卒王瀚亦前卒世宗立贈御史賜祭當諸曹連章迭諫江彬怒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撤禁掖帝亦爲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嘉靖初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御史挾勢夌人趨權擇便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不言一時

犯顏敢諍視死如歸或拷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一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諸給事御史更何顏復立清明之朝請加黜罰以示創懲章下吏部瑜後以爭大禮杖死自有傳

贊曰李文祥孫磐甫釋褐觀政未列庶位胡爟以下率諸曹尚書郎或冗散卑末非司風憲當言路以諫諍爲盡職也抗言極論竄謫接踵而來者愈多死相枕籍而赴蹈恐後其抵觸權倖指斥乘輿皆切於安危之至計若張英陷胸以悟主徐鏊託術以諷諭誠心出於忠愛

抑尤人所難能者矣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廷和　梁儲

蔣冕　毛紀

石珤兄玠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二舉於鄉成化十四年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廷和爲人美風姿性沉靜詳審爲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

鬱然負公輔望弘治二年進修撰憲宗實錄成以預纂修進侍讀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讀修會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正德二年由詹事入東閣專典誥敕以講筵指斥佞幸忤劉瑾傳旨改南京吏部左侍郎五月遷南京戶部尚書又三月召還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瑾摘會典小誤奪廷和與大學士李東陽等俸二級尋以成孝宗實錄功還之明年加光祿大夫柱國遷改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焦芳張綵爲中外媾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劑救而已安化王寘鐇反

以誅瑾爲名廷和等草赦詔請擢邊將仇鉞以離賊黨
鉞果執寘鐇會張永發瑾罪瑾伏誅廷和等乃復論功
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予一子中書舍人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反楊一淸薦馬中錫討之廷和
言中錫文士也不任此時業已行果不能平賊廷和請
逮中錫下獄以陸完代之而斬故受賕縱賊者參將桑
玉已又用學士陳霽言調諸邊兵討河南賊趙鐩等而
薦彭澤爲總制賊平論功錄廷和一子錦衣衞千戶辭
特加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致政廷和遂
爲首輔張永既去瑾而驕捕得男子臂龍文者以爲功

援故太監劉永誠例覬封侯廷和言永誠從子聚自以戰功封伯耳且非永誠身受之也乃止彭澤將西討鄢本恕問計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賊不足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破誅本恕等即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旣發復留乃歎曰楊公先見吾不及也乾清宮災廷和請帝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與其僚上疏勸帝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卒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遣中官護行旋復起之三疏辭始許閣臣之得

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即召至帝方獵宣府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迴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帝命迴鑾日羣臣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當廷和柄政帝恒不視朝恣游大同宣府延綏問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俱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恣橫甚廷和雖不爲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御史蕭淮發寧王

宸濠反謀錢寧輩猶庇之詆淮離間廷和請如宣宗諭趙王故事遣貴戚大臣齎勅往諭收其護衞屯田於是命中官賴義駙馬都尉崔元等往未至而宸濠反帝欲帥師親征廷和等力阻之帝乃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鎭國公朱壽統各京邊將士南討而安邊伯許泰爲威武副將軍左都督劉暉爲平賊將軍前驅鎭守撫按悉聽節制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以乾淸坤寧二宮工成推恩錄一子錦衣衞副千戸辭時廷和當草大將軍征南勅諭謝弗肯帝心恚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劉春理東閣誥勅以廷和私

其鄉人切責之廷和謝罪乞罷不許少師梁儲等請與俱罷復不許廷和方引疾不入帝遂傳旨行之時十四年八月也帝既南兩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迴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帝歸駐蹕通州廷和等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等誅而帝已不豫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卽行在執宸濠等僇之駕乃旋明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月益篤時帝無嗣司禮中官魏彬等至閣言國醫力竭矣請捐萬金購之草澤廷和心知所謂不應而微以倫序之說風之彬等唯唯三月十四日丙寅谷大用張永

至閣言帝崩於豹房以皇太后命移殯大內且議所當
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
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
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啟皇太后廷和
等候左順門下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
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
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
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掫傳
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入衞者俱重賚散歸
鎮革皇店及軍門辦事官校悉還衞哈密土魯番佛郎

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又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囚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中外大悅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惡之心不自安其黨都督僉事李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走塞外彬猶豫未決於是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同官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溫祥四人謀張永伺知其意亦密爲備司禮魏彬者故與彬有連廷和以其弱可脅也因題大行銘旌與彬祥及他中官張銳陳嚴等爲詳言

江彬反狀以危語怵之彬心動惟銳力言江彬無罪廷和面折之冕曰今日必了此乃臨嚴亦從旁贊決因俾祥彬等入白皇太后良久未報廷和冕益自危頃之嚴至曰彬已禽矣彬既誅中外相慶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卽帝位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者事齟齬動稱上意今亦新天子意耶吾儕賀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冕紀亦相繼發危言其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裁汰錦衣諸衞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

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而諸失職之徒銜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旁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御經筵廷和知經筵事修武宗實錄充總裁廷和先已加特進一品滿九載兼支大學士俸賜勅旌諭至是加左柱國帝召對者三慰勞備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攄引用正人布列在位給事御史交章論王瓊罪狀下詔獄瓊迫疏訐廷和以自解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辨得減戍邊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會石珤自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吏部

廷和復奏改之掌詹事司誥勅人或謂廷和太專然廷和以帝雖冲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獄久不决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帝乃籍没其貲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語多剴切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廷和持論益不撓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遺詔言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
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
翼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文
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嗣皇
帝位非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
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
几筵日中即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帝遲
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未幾命
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
授尚書毛澄曰是足為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為

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姪皇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進士張璁與侍郎王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瓚微言之廷和恐其撓議改瓚官南京五月澄會廷臣議上如廷和言帝不悅然每召廷和從容賜茶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帝指乃下廷臣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可爲萬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親王則天理人

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當廷和晁
紀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
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
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澄等
亦再三執奏帝留中不下七月張璁上疏謂當繼統不
繼嗣帝遣司禮太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
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御文
華殿召廷和晁紀授以手勅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退
而上奏曰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
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

旨仍封還手詔羣臣亦皆執前議帝不聽迨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獻帝后爲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慈壽考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因自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年詔稱孝宗爲皇考慈聖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

臣禮言官史道曹嘉遂交劾廷和帝爲薄謫道嘉以安廷和然意內移矣尋論定策功封廷和晃紀伯爵歲祿千石廷和固辭改廕錦衣衛指揮使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廕四品京職世襲復辭會滿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特賜勑旌異錫宴於禮部九卿皆與焉帝頗事齋醮廷和力言不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江左比歲不登中官請遣官督織造工部及給事御史言之皆不聽趣內閣撰勑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財竭請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爭言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聽陛下

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弘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絀塞殆盡天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傳戒所遣官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輿廩郵護如例申前廕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給事御史請留廷和皆不

報廷和去始議稱孝宗爲皇伯考於是廷和子修撰愼
率羣臣伏闕哭爭杖謫雲南旣而王邦奇誣訐廷和及
其次子兵部主事惇壻修撰金承勛鄉人侍讀葉桂章
與彭澤弟冲交關請屬俱逮下詔獄鞫治無狀乃得解
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主濮議
自詭門生天子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爲民明年
六月卒年七十一居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
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
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
保諡文忠初廷和入閣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

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弟廷儀兵部右侍郎子愼惇孫有仁皆進士愼自有傳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弘治四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冊封安南却其饋久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拜吏部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尚書專典誥勅掌詹事府劉瑾摘會典小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

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十年楊廷和遭喪去儲爲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乾淸坤寧宮又營太素殿天鵝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淸切諫明年春以國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備儲貳之選皆不報其秋一淸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貴亦罷毛紀入閣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諫不聽然猶慮外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八月朔微服從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至沙河不及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

無儲副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九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出遂由宣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爲動歲除竟駐宣府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不克任以廷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處其下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宣府諸中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言不可弗聽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託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

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廷和晃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帝以大將軍壽肅清邊境令加封鎭國公儲紀上言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貶損既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兄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既不正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秦王請關中閒田爲牧地江

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闕諫儲冕紀亦以爲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王宸濠反帝南征儲冕扈從在道聞賊滅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

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即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諫帝頗心動而羣小猶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漢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俞旨不敢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帝崩楊廷和等定策迎興世子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勳戚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儲老或憚行乃佯惜

儲憊老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憊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陸邸既即位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勅馳傳遣行人護行歲給廩隸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謚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兩京言官彈章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謚文康先是儲子次攄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兄昪南京戶部尚書以謹厚稱冕

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太子出閣兼司經局校書正德中累官吏部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典誥勅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晃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十一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明年改武英殿加太子太傅近倖冒邊功大行陞賞晃及梁儲亦廕錦衣世千戸兩人力辭乃改文廕帝之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也晃時病在告疏諫曰陛下自損威重下同臣子倘所過諸王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辭責之曩睿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陷於土木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寧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帝崩與楊廷和協誅江彬世宗即位議定策功加伯爵固辭改廕錦衣世指揮又辭乃廕五品文職仍進一階御史張鵬疏評大臣賢否請罷冕御史趙永亨詆石珤不可掌銓衡冕珤遂求去朝議不平諸給事御史皆言其不可去帝乃命鴻臚諭留再下優詔始起視事嘉靖三年遣官織造江南命冕草勅冕以江南被災具疏請止帝不從勅亦久不進帝責其違慢冕引罪而止大禮議起冕固執爲人後之說與廷和等力爭之帝始而婉諭繼以譙讓冕執議不回及廷和罷政冕

當國帝愈欲尊崇所生逐禮部尚書汪俊以休晃而用席書代之且召張璁桂蕚物情甚沸晃乃抗疏極諫曰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今旣受命於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阼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

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旣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旣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安所托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邇者復允汪俊之去趣張璁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晴明忽變陰晦至暮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因力求去帝得疏不悅猶以大臣故優詔答之未幾復請罷

建廟之議且乞休疏中再以天變爲言帝益不悅遂令
馳傳歸給月廩歲夫如制冕當正德之季主昏政亂持
正不撓有匡弼功世宗初朝政雖新而上下扞格彌甚
冕守之不移代廷和爲首輔僅兩閱月卒齟齬以去論
者謂有古大臣風明倫大典成落職閒住久之卒隆慶
初復官諡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
吉士弘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簡侍東宮講
讀會典成遷侍讀武宗立改左諭德坐會典小誤降侍
讀孝宗實錄成擢侍講學士爲講官正德五年進學士

遷戶部右侍郎十年由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烏思藏入貢其使言有活佛能前知禍福帝遣中官劉允迎之攜錦衣官百三十衛卒及私僕隸數千人芻糧舟車費以百萬計紀等上言自京師至烏思藏二萬餘里公私煩費不可勝言且自四川雅州出境過長河西行數月而後至無有郵驛村市一切資費取辦四川四川連歲用兵流賊甫平蠻寇復起困竭之餘重加此累恐生意外變疏再上內閣梁儲靳貴楊一清皆切諫不報郊祀畢請勤朝講又以儲嗣未建乞早定大計亦不聽尋改理誥敕掌詹事府十二年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

其秋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南征紀佐楊廷和居守
駕旋晉少保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世宗即位錄定
策功加伯爵再疏辭免嘉靖初帝欲追尊興獻帝閣臣
執奏忤旨三年廷和晃相繼去國紀爲首輔復執如初
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珤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
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
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紀乃上言曰曩
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
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
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

何可否之有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來所未
有者亦皆出自中旨臣等不得與聞宣召徒勤扞格如
故慰留雖切詰責隨加臣雖有體國之心不能自盡宋
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
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官私非其
人也臣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正是徒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臣於陛下敢舉以爲告夫要結朋奸背君報私
正臣平日所痛憤而深疾者有一於此罪何止罷黜今
陛下以之疑臣尚可一日靦顏朝宁間哉乞賜骸骨歸
鄉里以全終始尤望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

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帝銜紀亢直允其去馳驛給夫
廩如故事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重與廷和冕正色立
朝並爲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明倫大典成
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淪喪紀以恩詔敘復帝亦且
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
廩又三年卒贈太保諡文簡子渠進士太僕卿
石珤字邦彥槀城人父玉山東按察使珤與兄玠同舉
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數謝病居家孝宗末
始進修撰正德改元擢南京侍讀學士歷兩京祭酒遷
南京吏部右侍郎召改禮部進左侍郎武宗始遊宣府

琦上疏力諫不報改掌翰林院事廷臣諫南巡禍將不測琦疏救之十六年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世宗立代王瓊爲吏部尚書自羣小竊柄銓政混濁琦剛方謝請託諸犯清議者多見黜時望大孚而內閣楊廷和有所不悅甫二月復改掌詹事府典誥勅嘉靖元年遣祀闕里及東嶽事竣還家屢乞致仕言官以琦望重交章請留乃起赴官三年五月詔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帝欲以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獻帝琦抗疏言其非禮及廷臣伏闕泣爭琦與毛紀助之無何大禮議定紀去位琦復諫曰大禮一事已奉宸斷無可言

矣但臣反覆思之終有不安於心者心所不安而不以言言恐觸忤而不敢盡則陛下將焉用臣臣亦何以仰報君父哉夫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也今使疏賤讒佞小人輒行離間但知希合取寵不復爲陛下體察玆孟冬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如親見之寧不少動於中乎夫事亡如事存陛下承列聖之統以總百神臨萬方焉得不加愼重顧聽細人之說干不易之典哉帝得奏不悅戒勿復言明年建世廟於太廟東帝欲從何淵言毁神宮監伐林木以通輦道給事中韓楷御史楊秦葉忠等交諫忤旨奪俸給事中衞道

繼言之貶秩調外璁復抗章極言不可弗聽及世廟成
帝欲奉章聖皇太后謁見張璁桂蕚力主之禮官劉龍
等爭不得諸輔臣以爲言帝不報趣具儀璁乃上疏曰
陛下欲奉皇太后謁見世廟臣竊以爲從令固孝而孝
有大於從令者臣誠不敢阿諛以誤君上竊惟祖宗家
法后妃已入宮未有無故復出者且太廟尊嚴非時享
祫祭雖天子亦不輕入況后妃乎璁輩所引廟見之禮
今奉先殿是也聖祖神宗行之百五十年已爲定制中
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未有敢議及者何至今日忽倡
此議彼容悅佞臣豈有忠愛之實而陛下乃欲聽之乎

且陰陽有定位不可侵越陛下爲天地百神之主致母后無故出入太廟街門是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臣豈不知君命當承第恐上累聖德是以不敢順旨曲從以成君父之過負覆載之德也奏入帝大慍琥爲人清介端亮孜孜奉國數以力行王道清心省事辨忠邪敦寬大毋急近效爲帝言帝見爲迂濶弗善也議大禮時帝欲援以自助而琥據禮爭持論堅確失帝意璁萼輩亦不悅璁萼朝夕謀輔政攻擊費宏無虛日以琥行高不能有所加至明年春奸人王邦奇訐楊廷和誣琥及宏爲奸黨兩人遂乞歸帝許宏馳驛而責琥

歸怨朝廷失大臣誼一切恩典皆不予歸裝襆被車一輛而已都人歎異謂自來宰臣去國無若珤者自珤及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強諫罷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無進逆耳之言者矣珤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七年冬卒謚文隱隆慶初改謚文介玠字邦秀弘治中由汜水知縣召爲御史出覈大同軍儲按甘肅及陝西所條上邊務悉中機宜爲都御史戴珊所委寄嘗因災異劾南京刑部尚書翟瑄以下二十七人正德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召拜兵部右侍郎海西部長數犯邊泰寧三衛與別部相攻久缺貢市遣玠以左侍郎兼僉都

御史往遼東巡視出關撫諭皆受約束帝大喜璽書嘉
勞召還左都御史陸完遷廷推代者三上悉不用最後
推玠乃以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御史李隱劾玠貪緣不
報十年拜戶部尙書中官史大鎭雲南請獨領銀場務
杜甫鎭湖廣請借鹽船稅銀爲進貢資劉德守涼州請
帶食茶六百引玠皆執不可西僧闡教王請船三百艘
販載食鹽玠極言其害帝初出居庸玠切諫及在宣府
需銀百萬兩玠持不可帝弗從乃進其半王瓊欲以哈
密事害彭澤玠獨廷譽之奸民欲牟鹽利者賄朱寧爲
請玠不可連章執奏廷臣諫南巡跪闕下諸大臣莫敢

言玠獨論救羣小激帝怒嚴旨責令自陳遂引疾去賜勅馳傳給廩隸如故事家居二年卒贈太子少傅玠有操行居官亦持正其爲都御史時胡世寧論寧王玠與李士實請罪世寧以是爲人所譏

贊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廷和爲相雖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畧也至其誅大奸決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卽周勃韓琦殆無以過儲雖蒙物議而大節無玷蔣冕毛紀石珤清忠鯁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風自時厥後政府日以權勢相傾或脂韋

澳泓持祿自固求如諸人豈可多得哉

明史卷一百九十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５０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１５１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６４９
出版日期＝１９３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